

浩然的请假条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赵瑜



1973年,河南省辉县因为中央新闻电影厂拍摄的一部《辉县人民干得好》而轰动全国,紧接着,新华社和《人民日报》又对辉县进行了专题报道。此后,一批著名作家、艺术家由于各种原因或被派到这里来接受改造,或体验生活,其中不乏日后成为大师级的人物。最近,河南文艺出版社推出的《大师的背影》,讲述的正是这些大人物的故事,著名作家浩然就是其中一个。

浩然的请假条

浩然是陪着导演水华一起到达辉县的,他要体验生活,写出一个反映辉县人民革命热情的电影剧本。在此之前,水华导演将浩然的《西沙儿女》拍成了电影,然后,却没有通过审查,不让放映。水华求浩然帮忙,这才有了辉县之行。

侯钰鑫陪着浩然和水华在辉县走了几天,也没有一丝头绪。

侯钰鑫给他们讲故事,是辉县化肥厂里的故事。当时是去河北蓟县学习的一个女工,是山里出来的,不懂化肥,学习时感觉困难太大,逃回家了。不过,回到家门口又意识到自己错了,不敢进家门,步行了八天八夜,又回到了河北。后来,她

用胶泥做机械模型,用麦秆扎成管道,不懂就问,还真就弄懂了化肥的原理。

侯钰鑫的讲述启发了浩然,他决定采访当时的辉县委书记郑永和。然而,正当浩然热火朝天地准备在辉县体验生活,并苦战了几个通宵搞出了一个电影剧本的初稿时,接到了北京来的电话通知,说是要浩然必须赶回北京,去接待一个日本作家代表团。

电影剧本的名字已经定下来了,叫做《新路》,就是以侯钰鑫给他们讲述的辉县化肥厂的故事为蓝本的。浩然从侯钰鑫的手里接到电话通知以后,很是恼火,对着侯钰鑫说:“我如今连生活的自由都没有了,我不回去。这一次非要多住几日不可。”

后来,商定由浩然起草一个电报稿,回复北京方面,说是生病住院了。

浩然的电文是这样的:
“北京饭店 2068 房间周德林

井上靖团长白土吾夫秘书长及日本作家代表团各位先生:我来太行山区生活采访,原拟十五日与各位先生同一时间返京,畅谈文学创作,增进彼此了解和友谊;不料中途害起重感冒,难以实现愿望,十分内疚,敬请见谅,来日方长,后会有期。祝先生们访华成功,祝中日两国作家和人民世代代友好下去。请同志们赠拙作留念。你们的朋友浩然。”

然而,私下将这个请假的电文发给北京方面,怕没有旁证。对方打电话来查问,如果有人说漏了嘴,或者大院里其他作家回去以后告发浩然,都是很重大的事件。在那个年代,这样的事情可不是小事,想来想去,浩然请侯钰鑫帮忙,以县委宣传部的名义,再发一份同样的电报给北京,这样的话,就意味着,辉县方面也知道了浩然的病情。

虽然电报发给了北京方面,但是心却并没有放下,生怕对方会突然又来电话,紧急召见他。那几天浩然十分不安。一直到一



晚年浩然

周以后,北京方面仍然是风平浪静,他才松弛下来。见到侯钰鑫,浩然说,你知道这一次,我们骗的是谁吗?

侯钰鑫做梦也没有想到,他帮着浩然以县委宣传部的名义发的电报,竟然是发给江青看的。知道了真相以后,侯钰鑫吓得直吐舌头。要是早知道是欺骗江青和姚文元,估计侯钰鑫还真不会这么干脆。

浩然的口述史

浩然虽然是全国最有名的作家,可是,在当时,他并不受同类知识分子的欢迎。相反,一起下放到辉县的作家和艺术家对他几乎是刻意冷漠。

他孤独,觉得自己被时代和同行们误解,他向侯钰鑫倒苦水:“也许,有人说我走红,说我得宠,说我飞黄腾达,可是谁又知道我的孤独?我的处境?也许有人忌妒我,谁又知道处在这个位置上是一种什么滋味?我心里很苦,不能说,不敢说。还得堆出笑脸,表示愿意接受这一切殊荣。我是作家,靠作品吃饭。我的作品好坏,人人可以评说,可以指责,可以骂,我也可以争辩,可以不予理睬。我为什么要以笑脸迎人呢?我替自己感到可怜……我是个小丑,被人吆喝着去干不愿干的事情,比如去西沙,我躲了好几次都躲不掉,几乎是被绑到钓鱼台的!赶鸭子上架。如果有一点情愿意去,就是想去看西沙看看,看看祖国的海疆。我不是不想去看望守岛的战士,是不愿以那种身份去。我时刻告诫自己是个作家,是靠作品说话靠作品吃饭的人,一旦离开写作,就成为另外一种人。”

浩然是孤儿,姐姐带他至十二三岁,后来机缘巧合,他成了区长的干儿子。又因为区长不识字,闹出了笑话,才让浩然上了三年半学堂。

浩然的写作是从写戏文开始的。因为写了一段歌颂农民翻身得解放的戏文《翻身谣》而一下子在区里出了名。17岁那年,浩然

被调到了县报社,做了记者。区长喜欢他,不和他商量,就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。区长的女儿整整大了浩然八岁,浩然感激区长的养育,认了亲事,妻子也是姐姐。

浩然到了县城以后不久,又调进了省城做记者,先在河北日报社工作,又到了红旗杂志编辑部。他由一个只念了三年半书的孤儿,变成了全国知名的作家。

虽然他的身份变了,可是浩然并没有因此变质。在给侯钰鑫讲述自己的革命家史的时候,他不停地蹲下来,捡拾自己刚刚扔到地上的长烟头,烟抽完了,他只好拾烟头来凑合。后来,实在捡不到长烟头了,就将短烟头捡起来,撕开,将烟末倒在稿纸上,三两下又卷成一支烟卷。

他拉着侯钰鑫整整说了一个晚上,竟然连个盹也不打一下,就决定和侯钰鑫一起去辉县文化馆给业余作者上课。

最好玩的要数他理发的事情。因为下放到辉县的其他作家艺术家都是相互理发,所以浩然坚决找一个会理发的同行,不花钱就行。结果,当浩然光着膀子等着侯钰鑫找来的小郭理发时,小郭由于太紧张,把浩然的头发理偏了,于是,大院里不少人出来给小郭出主意。这次的理发,成为一次集体创作。

事后,浩然幽默地说,如果我在

这里长住下去的话,一定和你们签个合同,下次继续。

通过理发的事件,浩然在整个辉县大院有了些人气,原来一直冷落他的一些作家和画家也开始和他打招呼。那些之前已经冷落他的人是组织不信任的人,而浩然呢,是当时唯一一个组织信任的作家,在那样一个时代,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微妙。